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二七五號 校刊 非賣品

華夏導報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三三

Table with 2 columns: Name and Position. Includes 創辦人, 社長, 副社長, 編輯, 印刷, 發行, 總務, 會計, 庶務, 交通, 採訪, 攝影, 設計, 印刷, 發行, 總務, 會計, 庶務, 交通, 採訪, 攝影, 設計.

研究生獎助學金

一二十四日前申請

碩士班十名內設一名逾者增設 (本報訊)為獎助研究生從事學術研究,現有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申請,凡符合條件者,可於本月二十四日前填具申請書。其名額資格如下:

- (一)獎學金:發給成績較優之研究生。碩士班每所十名。以內者得設一名,逾十名者每十名增設一名,惟不足十名而滿六名者,亦得增設一名。博士班每所研究生三名,以內者得設一名,逾三名者每三名增設一名。
- (二)助學金:發給未領本獎學金之研究生。
- (三)研究所在校內其他兼職薪或已領其他高於本獎學金金額之獎學金者,不得兼領本獎、助學金。
- (四)獎學金金額為碩士班每名每月新台幣四千元,博士班每名每月新台幣四千元,博士

詩歌朗誦比賽

廿六日前報名

(本報訊)華岡詩社詩歌朗誦比賽,將於十二月八日舉辦第四屆詩歌朗誦比賽。自即(二十二)日起至廿六日止,每日中午假活動中心聯合辦公室受理報名。比賽分個人與團體兩組;凡十二人以上,以系級、社團為單位,或各自組隊報名參加。詩稿可自行選定,方式不拘,但需以詩歌朗誦為主體。凡表現優異者,除致贈獎牌外,並得入選為詩誦隊隊員,參加本年度大專盃詩歌朗誦比賽。

國科會研究費核定 高輝陽宋晞獲補助

(本報訊)由行政院國科會頒授之七十一學年度研究獎助費,受獎助人業已核定完成,本年獎助費仍分兩期撥付,每期撥付全年獎助金額之半數,分別於本(七十一)年十二月及明年(七十二)年五月撥付,受惠助人名單如下: 教授級:高輝陽、宋晞、陳清香、曾適碩、金榮華。 副教授級:曲克恭、張國清、雷家驥、陳重光、王綱領、賴福順。 講師級:林惠瑕。 助教級:張惠蓉。

見,並獲贈其親簽著作多本。十月二十日下午一時四十分,首由電台節目主持人略作說明,繼由象館芮大使及鄭教授同台對話及作有關介紹。並請鄭教授作琵琶與古箏的演奏。深獲當地好評。

象台為表示促進兩國藝術交流,並特贈鄭教授象國風光文物之錄影帶二卷帶回放映。 新生盃球賽

決賽日程表 (本報訊)新生盃球類錦標賽決賽日程表如下: 男籃:廿日,十二時十分,大義,二時十分,大義,廿一日,十七時十分,大仁,俄文體育

恭賀

曉峯夫子八秩晉二華誕 暨文大二十周年校慶 朱秉義撰

五千年歷史文物,豈能任他湮沉?唯百代宗師,心開來繼往傳薪火!二十載灌溉耕耘,終於有了收穫:眼看千株桃李,姹紫嫣紅競淺深。

日十二時十分,大義,體育|兒福;十七時十分,大義,體育|國貨;廿四日,十二時十分,大義,體育|國貨;十七時十分,大義,體育|國貨;女排:廿二日,十二時十分,大仁,會計|經濟;十七時十分,大仁,會計|經濟;市政|新聞;廿三日,十二時十分,大仁,會計|市政;十七時十分,大仁,會計|新聞;廿四日,十二時十分,大仁,經濟|市政;十七時十分,大仁,會計|新聞

捐卡驗待 血檢單領 (本報訊)學生活動中心服務委員會表示,本學期十一月二日至五日捐血同學之捐血卡及檢驗單已送至學生

(本報訊)第十一、十二次社團負責人溝通協定會定於本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上午十二時,假大成館二樓軍訓教官資料室舉行。各參加會議之社長務必準時出席,如未克參加,務必委託

明起假大成館舉行 社團負責人協調會 各出席社長名單如下: 李立國、民俗藝術李光輝、羅浮群馬嘉佑、女青年聯誼會張瓊如。 各社團負責人速將回條送回課務組。

中心服務委員會領取,發送給同學。 社團簡訊 △華岡道德重整合唱團定於今日下午六時在仁五〇二展開例行活動。 △口琴社定於今日下午六時,假義三〇二舉行中、高級班之例行活動,初級班活動暫停一次,希社員準時出席。 △觀光學社定於明日中午十二時十分假觀光學辦公室召開七十一學年度法商杯球類錦標賽領隊會議。



圖片說明 海洋系與基業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及汎昇人造海水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受贈導航儀器設備和水族生物設備儀式,已於本月十五日舉行,會中各界人士蒞臨觀禮,潘校長、海洋研究所副主任、理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等,且在會中致詞。

# 鹿港懷古 (之一)

## 臨濮流芳

「種始祖自惠公，華胄溯千秋，靖海武功垂竹帛，筆邑傳於乘氏，聖門分一派，石渠經學紹箕裘」

「臨濮莘衣冠，堂構重新桑梓里，吳興稽譜牒，木根遙庇葛藟宗」

### 一、臨濮啓聖煥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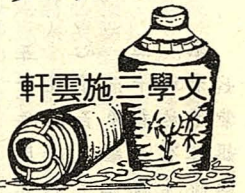
中華民族以漢族爲主流，但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且以華、夏、諸華、諸夏、華夏等名稱，活躍於遼瀾的中國。黃帝開物成務，以立國家不基，成爲古代歷史中最傑出的人物，也是後世所公認的華夏民族代表。黃帝又以其涵化的力量，漸擴大，融合著中國境內的異質成分，構成以漢族爲中心的中華民族。

溯吾施氏遠系出自黃帝，承於周朝姬姓。成王時，周公位冢宰之尊，代攝國政。盛德昭彰，兆民敬仰，稱頌萬古而不悖，乃封周公元子伯禽爲魯侯，設都山東省曲阜。春秋時，伯禽七世孫即魯惠公，惠公三子恒爲門下丁公府僚。春秋時，方，各國歸仁。繼而食采於鮑，封爲施國，號曰施父，此爲賜姓祖的起源。後世遂有讚詞：「我祖惠公，受封於施，賜姓食采，以此肇基。繼繼繩繩，先德所貽，千百世後，永矢孝思。」(裔孫施天鶴拜撰)

但首位以國爲氏的仍屬孝叔，也就是「姓纂」上所載的「魯惠公子施父生施伯，伯孫傾叔生孝叔，惠王五代孫也，因氏焉。」孝叔子施禮，生二男一女，女名曜英，爲叔梁紇之妻，也就是至聖先師孔子的母親。曜英的兄弟即施直與施端，據說兩人才貌如一人，時人莫辨，當時號爲長施氏與少施氏。孔子所謂「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即爲敘述其舅施端的禮遇。(註：一說孔子母親爲顏氏，亟需詳究)

孔門七十二賢中的施之常，爲少施氏施端的兒子。施公之常字子恒，贈乘氏伯，封臨濮侯，後世尚有如下的讚詞：「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實理所同」。今台南施姓大宗祠有楹聯云：「封侯不愧聖門弟子，講易允推漢代師儒」，上聯便是歌頌臨濮侯施公之常。

臨濮，本因瀕臨古代的濮水而得名。「桑間濮上」所謂的濮，即指濮水(或稱普河)，雖已湮沒不見，卻於春秋時頗具盛名。但臨濮正式被納爲行政區域，則是隋唐之際的事，今址屬山東省濮縣南方六十里的臨濮集。由首位榮獲臨濮侯的施公之常以降，歷代子孫屢次拜封於臨濮，族人遂以此地爲施姓相襲相承的郡望，謹申飲水思源和共享榮耀之義。



施雲軒

裔隸於故彰。

孫皓甘露元年，分吳郡西爲吳興郡，故施姓子孫另有以「吳興」爲堂名，我施族的蕃衍由是而唐、而宋、而元、而明、瓜瓞綿綿。其後裔孫曾因官而散寓，或因鄉墟而移郡國，故歷世擴展於天下，如浙江的紹興、寧波，河南的光州固始，廣東的順德，及四川的瀘州等地。

沿經南北朝、隋、唐，逢中原鼎沸，光壽二州不靖，祕中書丞典公乃於昭宗十六年偕二子宣教、宣讓避亂入閩。初寓居青陽里，後擇泉州府晉江縣錢江鄉，而肇址於東海之濱，爲施氏錢江宗始祖，迄中華民國七十一年止，凡一千零七十八年。嗣後錢江施氏家廟遂有楹聯云：「肇大唐而作祖，傳家孝友，伊訓長昭中祕德；紹渠閩以光宗，聯葉甲科，象賢不振二宣聲。」

及宋孝宗元年，評事炳公仍自固始遷入福建省福清縣高樓鄉淨江，爲淨江宗始祖，迄今共歷八百二十年。後世也有炳公讚：「猗歟施公，肇宋紹興，高登榮榜，蒞職廷評。福清衍系，分派溫陵，南溥卜吉，家室是營，爰聚邦族，麟趾繩繩。維予小子，久仰芳名，拜瞻遺像，山嶽崢嶸。其儀不忒，其德克明，澤及苗裔，英賢挺生。乃文乃武，上慰先靈，春秋俎豆，億萬斯齡。」(李照拜撰)

由此施比族人遂分成兩股，也滙合爲其在中國南方的龐大聲勢。世遠族繁，各地不無我族人奮進之所，然「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族人依舊不忘臨濮侯裔孫，更由於「臨濮堂」是施姓族人的共同標幟。遂於錢江鄉立錢江宗祠，號「中祕堂」；於衙口鄉立淨海宗祠，號「樹德堂」。尤其旅非族人鑑於家族的團結與否，攸關民族興替，深憂置身異域勢爲外族同化，乃於民國初年創施姓宗親會，建臨濮堂於瑪尼拉，以期維倫常於道統，彰功德於天下，廣續東魯家風於萬世。

### 二、靖海維台緒鄭宗

施氏在臺灣地區的興盛，實際上正是閩粵的延伸。施姓位居全省第三十七個大姓，但深富意義的，則是施姓跟臺灣的開發史有密切淵源，其中更涉及一樁清初迄今的大事——「施鄭不通婚」，尤以鹿港施姓族人依然嚴守這項「家規」。謹先於此略述施鄭二氏的恩怨史，並藉此爲靖海侯施琅公辨冤。清康熙廿二年，鄭氏降伏，靖海侯施琅公奉軍接收台灣，明記遂絕。因此後世對先祖施琅公的評論往往失於偏頗，今人盡知延平郡王爲民族英雄，卻咎靖海侯爲降將，甚至舉爲

民族罪人。但歷史的評估常會涉及當時立場的互異，甚且由於後世的政治背景，而易於流入主觀的論點。猶如成功之於芝龍究屬「大義滅親」，抑爲「大逆不道」，必有見仁見智的觀點，尤其在五族共和的今日，更宜爲施鄭二人重新予以客觀評論。

俗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施鄭衝突固源於彼此思想、個性上的尖銳對立，然鄭氏誤於後尤屬不該。靖海侯施琅追隨賜姓十有餘年，功勳蓋世，未料成功竟以小嫌而盡誅琅族，孰無父母兄弟，情何可堪！施琅公幸於鄭氏部將的暗助下免難，但鄭氏又懼生後患而傾力追殺，施公迫於情勢危急，遂展轉投效清帝。

追靖海將軍奉旨平台時，曾立文祭告鄭氏言：「今琅賴天子之威靈，將帥之力，克有效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但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前爲讐敵，情猶臣主，肅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此而已。」及克鄭後不但無屠滅賜姓子孫，施琅公更奏請清廷禮遇鄭氏宗族及諸將，鄭氏在天之靈宜知愧然。

臺灣歸清版圖後，由於朝廷不瞭解台灣情形，又缺乏海防認識，深慮治安問題，以爲台灣孤懸海外易成賊藪，遂有棄台之論。幸有高瞻遠矚的施琅公力主保留，及時上奏著名的「陳台灣棄留利害疏」，諫曰：「……蓋籌天下形勢，必期萬全，台灣雖在外島，實關四省要害，無論耕種猶資兵食，固當設留，即荒壤必藉內地轉運，而欲其不爲紅毛亦斷不可棄，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陲，事關封疆重大，伏祈乾斷施行。」否則十七世紀以後，正值歐洲國家肆虐於東方，台灣本屬荷蘭、西班牙、英國舊遊之地，必難逃厄運。

連雅堂先生謂：「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不基。」但鄭成功入台半年即逝，鄭經及克爽也無顯明建樹。及施琅公力爭保台納清版圖，又以棄留疏爲治臺藍本，所謂「清代營之」即是。因此靖海侯不僅彰顯賜姓復台之功，也廣續成功志業，乃被譽爲「促使清廷開發台灣的第一功臣」(梁嘉彬中國外交史)。

倘無施琅公，則漢人所經營開發的台灣，勢將與祖國分離。後人爲感懷施公恩德，乃於澎湖馬公建立「施公祠」，並於台南縣內立「將軍廟」，其得台省民心如是，自非偶然有以致此。更以功冠朝廷而拜封「靖海侯世襲罔替」，康熙皇帝特於台灣設府之年御賜詩章，全文如後：

「卿仕際應侯，文章慧業修。至性能純養，正心得意由。恬淡明素志，寧靜似先猷。高風崇古樸，雅化尚溫柔。黃中元吉迪，青簡大名流。克己存恭敬，定允嘉嘉謀。恩寬愛適廣，善足澤常流。深藏抱偉器，遠式抒全籌。河山銘竹帛，冠冕紹箕裘。傳芳長衍慶，錫祚歷千秋。」

施姓族人遂以此百字作為海濱宗的啟字，並追贈施琅公四代祖，以申報恩及耀古之義。如靖海侯施琅公為「侯」字輩，屬海濱宗炳公第十六代裔孫；又如先祖父「修」論公，家父「至」煥即是。而筆者本屬「性」字輩，係海濱宗公第廿三代裔孫，唯以避寒舍先祖之諱，故未依啟字聯而取名。當今旅菲施姓族人輩分最高者僅為「性」字輩，瑪尼拉臨濱堂理事長施性鑾宗親即是。

至於錢江施氏則以「衍渠閣家學，教誨並宣，經術遠承鄒魯；溯中祇貽謀，簪纓繼美，科甲丕振錢江。」為裔孫啟字聯，其中「衍」字同等於海濱宗的「文」字輩。另有旁出者，如漳州族的「淑德申宗祖，嘉謨世子孫；習業誠為貴，忠賢仕聖君。」（錢江第八世公所傳）又如岑江族的「洪德仕國，文明光宗。奕起振拔，上衍元方。忠可伯卿，邦君昭應。欽爾子孫，允恢瑞呈。」（錢江第十四世翁齋公所傳）。凡此皆使子孫得以明其先緒，庶永遠而勿替。

### 三、鹿港與祠紹魯風

靖海侯克台後，晉江的施姓族人遂相率渡台，初以台南及鹿港為基地，披荆斬棘，開闢洪荒而成人間樂土，也奠立了族人在寶島的鞏固基業。施姓族人在台聚落人數尤以鹿港為著稱，居全鎮人口三成半，大都屬於曙盤公裔孫，已傳十餘世。鹿港施氏仍以錢江及海濱二系為宗，其中海濱宗又分宜興義、宜富公、舊房、仕林、赤蝦、牛磨、標上、三舍、四方、四柱、五柱、九房等十二房，靖海侯裔孫又名將軍房，而筆者則承海濱宜富公裔。

施琅公當年克鄭時，曾恭請湄洲媽祖護軍渡台，而後奉祀於鹿港天后宮，並由施公世榜獻地重建今廟，因此天后宮特奉祀靖海侯及施公世榜的祿位，藉以緬施氏功德。迄嘉慶年間，天后宮已相繼成立了「六媽會」，其中大媽會即屬施姓，二媽會為黃姓，三媽會則許姓弟子的組員，皆屬鹿港最大姓。遂有諺語「施黃許赤查某（兇女人）」，更言「娶到施黃許，尊敬如天公祖」，本形容此三姓勢強之謂。尤有莊太岳鄉親的佳句：「宮後牛墟又菜園，況兼前港更難言；誰知三姓施黃許，怙惡原無過隘門。」（鹿港竹枝詞）執教於師大的莊萬壽鄉親，也對筆者說過「看到你姓施，就知道你是鹿港人」。只因為每一百位鹿港人中即有卅五位施姓裔孫，確為異域罕具，然其中奧妙恐非人人盡識，此為筆者不憚煩言之處。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鹿港辜顯榮鄉親（其府邸即今民俗文物館）奉日據當局核准，於鹿港沿海洋子厝溪以南開創鹽田。迄民前四年，辜氏又與施來氏宗親合組鹿港製鹽公司，歷經八年終達全盛時期，與北門、布袋、安平同列台灣四大鹽產中心；而「鹽田掃雪」的勝景又堪與鹿港八景中的「海嘯春嬉」；「蠔圃田相媲美。迨民國五十三年洗鹽改墾後，竟致睥睨台省的鹿港鹽田宛如曇花一現。今日鹽場故址，但見一片綠意盎然的稻田，甚已成為水波粼粼的魚塢區，僅存微薄的鹽霜聊供鄉老重溫舊趣，真是滄海桑田，令人感喟。遠望鯤海，則煙波浩渺，夕照蒼茫，緬懷先賢功德，敬意油然而生。

民國二十年歲次壬申九月，由於日據時期實行清塚，凡無嗣枯骨集為同坑。我族人感念及此，乃由施心田與施篤謀二人出董其事，親至台南遠招拾骸工人十餘名前來鹿港，費時近年始以一瓦棺裝妥，不使紊亂，計二百四十三具，葬於鹿港崙仔頂塚西畔，坐東向西取不忘祖國之意。墓碑鐫「施族緣故者墓」，中部施姓宗親會立，而墓草繁茂，當為寒食清明踏青的憑弔。

此外，三百年來族人在古城所創建廟宇如下：宮後樹德堂、埔頭南泉宮、後宅潤澤宮、板店街鎮安宮、低厝仔泰安宮、杉行街武澤宮、石夏街復興宮、車埕玉渠宮、錢江真如殿、車園聖神廟……等，皆為施姓族人開發鹿港的明證，將另於「寺廟巡禮」一文中依序介紹。

遠自台灣光復後，族人更鑒於協和萬邦，必先親睦九族，厚其埔必先固其基，家者國之基，立國之大本。家齊而後國治，故家族的組織，豈止於倫理道德的重整而已。遂申以其豆同根之義，以一姓無二宗為倡，眾議設祖宗神位於樹德堂，另稱「施姓宗祠」，組織彰化縣宗親會。由是全族集中力量，共策興革事宜，辦公益、設義濟、興學扶困，以期廣續先祖德意。惜臺灣未有全省性宗會的設立，雖另有施氏大宗祠於台南，依然各地自行其是，遑論團結。

國父曾昭示吾人：「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民國四十一年元旦，蔣公更鄭重闡揚「敦親睦族」之義。同年二月一日，中央改造委員會通過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綱領，提倡「發揚民族觀念，敦睦親族情誼，以激發國愛與同胞愛」。

鹿港施氏也鑒於追遠、聯繫、互助等原則，乃於近年協同海外族人，在鹿港籌組「世界施姓宗親會」，成立之日更題楹聯云：「葉落歸根，流長深遠，萬支著衍懷臨瀛；血濃於水，陸族敦親，四海宗情會洛江。」並擇樹德堂後側興建「臨瀛堂台灣總堂」，擬闢地下室及一、二樓為台灣貿易中心兼物產陳列館，三樓為會議廳兼圖書館，四樓為功德堂，備供族人進主之用，五樓大宗祠奉祀歷代祖先暨宗廟諸神明，目前正積極備置中。因此列祖列宗俾有方，崇奉有所，而慎終追遠得以依憑，進而藉此喚起敬祖尊宗的精神。中華民族是以家族為發端，取人性之善面，融匯自然法則，以符群體社會之需求，加以發揮運用，建立一種萬古不變的思想體系，成為民族文化之骨幹。而宗親組織的成立，也說明了中華文化的連續性、適應性、堅韌性，尤其反應了傳統文化的彈性與更新的可能性。但是任何一個民族的生命延續，端賴本身傳統精神是否可以持續，是否足以開創新局面和新機運，絕不是僅靠其構成員的生物體來綿延的。

（上接四版）梅園、孟母三遷的孟母亭及一座以吳稚暉先生命名的稚暉橋……等。我和幾位同學還跑到橋下去玩水，並在岸邊用石子排成「文化地質10」等字樣以資留念，望若干年後如能再到此一遊，希見此物仍能安然無恙。

九月十三日 天祥、太魯閣  
今天是在中橫地質考察的最後一天，從天祥至太魯閣，此段是中橫風景最佳的一段，沿途峭壁重重，盡處是大理石，一切都是自然、絕非人工。

慈母橋頭跨著一對獅子，整座橋都是用大理石製成，有張大千先生手著的「劍台」二字。九曲橋及一線天，長春祠的「長春聽濤」，風光確實不凡。沿途尚有一處絕世奇景，令人嘆為觀止。那就是山壁受河流侵蝕所成的印第安人頭像。見此奇石異景，當佩服大自然巧奪天工之神奇。

天祥至太魯閣間，來往的車輛、觀光客絡繹不絕，中午行程走了約莫五公里，便到了長春祠，由於大伙兒都挺累的，眾人就照原計劃搭客運到花蓮市區，晚上到團部休息，從長春祠到太魯閣這一段，由於是坐車，所以到太魯閣處，沒能下車觀賞，是此行中唯一讓人覺得遺憾的一件事。

車行至花蓮後，天公突然發起脾氣，嘩啦啦的下起雨來，此時大家的玩興都減低不少，原本還要逗留到明天才解散的，只因這場下的不是時候的雨，再加上詹老師身體不適，使得原計劃泡湯，因此大部分想回去的同學都提前於今天回家，只剩下十來個，仍留在團部過夜。

九月十四日  
原本以為今天將無處可去，但因陳泰命同學的熱心，遂使得我們有機會前往花蓮礦物局參觀，早上將近九點到達礦物局後，由黃大邦主任帶領我們參觀局內所珍藏的礦石，局內的礦石成份大多很好，尤其是水晶，不但大而且結晶又好，大伙兒看了直嘆氣說：「原來好的早就被搬來此了。」難怪沿路我們敲得半死，又尋尋覓覓了半天，也沒多大斬獲。

因為我們還要參觀大理石加工廠，才結束礦物局的拜訪。礦物局派了兩輛車子送我們過去，車到大理石加工廠後，由一位礦物局和廠內的兩位職員帶我們參觀加工製造的過程，你很難想像到，在市面上看到許多精緻的大理石加工品，竟是由大塊、大塊的大理石切割以後，再雕琢而成的，當然大多數需藉機器的幫助。

我們一行人參觀直到工廠即將午休才離去，中午吃過飯後，大伙兒上街買些土產以便帶回家孝敬諸親朋好友，下午坐三點多的芭光號踏上歸程，結束了七天的中橫之行。

後記  
原本抱著不太樂觀的心情去中橫，想不到結束後，所得到的收穫竟出乎我想像之外的多。雖然七天的中橫之行我所接觸到有關地質方面的知識，仍嫌薄弱，但是我很高興有這麼一個機會，能夠去接觸到我本系以外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學問，尤其是看到地質系同學們在野外時認真研究的態度，更讓我自嘆弗如。

總之，中橫之行是結束了，但留給我的卻是一串無法抹去的美好回憶。

# 地質系

## 中橫記行

隨隊記者簡綉玲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幸運的我得隨隊記者之身分，參與由文化大學地質系委託救國團所辦的——中部橫貫公路暑期研究隊的活動。此行研究隊所要研究的目標是，了解台灣變質岩地區之岩石種類與構造型態，對於一個非地質系本系生的我來說，由於此次中橫之行，並非單純的郊遊踏青，因此難免會在內心產生少許的猶豫和不安。

我擔心心中橫之行，會因跟學術研究團體去，而變得非常枯燥無味，進而對它失望。況且，我對「地質」這門學問從未接觸過，我不知道，我對於那些即將面對、且研究它們的冰冷的石頭，會不會產生感情，如果我無法對這些石頭發生興趣，我又如何能挨過這漫長的七天呢？

但是儘管我有無數的疑問和擔憂，我還是本著身為一名新關係的學生應多方面的去探求新知識的精神，背起了背包和懷著一顆志遠的心，踏上旅途，參加一個我不可知的活動，希望它「中橫之旅」，能帶給我的是一個美好的回憶，和以往所未曾有過的收穫。

九月八日

中午搭了中興號公車直往台中，車子在高速公路疾馳而過，沿路的風景雖然不錯，但和北濱公路沿岸的風景相比，就單調多了，車子行駛了約莫兩個鐘頭，總算到了台中。下車後，不過四時光景，離集合時間還早，於是和同行的兩名隊友，往開名全省的台中公園逛去，躍躍欲試，看看手錶，也將近集合時間，於是我們三人先去餵飽五臟廟，再前往台中救國團部報到，到團部後，隊友們也先後而至，大家寒暄一番後，逛街的逛街，聊天的聊天，各自活動去了，十點半才紛紛回籠，以往常聽台中的天氣非常宜人，不熱不冷，但是今天却是悶熱異常，而且還使得隊中一名女生身體不適，待經送醫院打點滴後，才平安無事。



隊員們攝於太魯閣峽谷

或許是熱再加上興奮，大家都沒睡意，紛紛往陽台乘涼聊天，直至十二點多才回房休息。

九月九日

昨晚台中的天氣真是燥熱難當，大多數的同學都輾轉難眠，有的甚至半夜還跑到陽台，以天為幕，以石椅為床，睡將起來，倒也舒適得很。

由於睡不安穩，昨晚晚睡，但今天同學們仍一大早就起床，梳洗完畢吃過早飯後，大家打點好背包，趕著搭七點五十分的車往大禹嶺，眾人依次上車後，才發現，幾乎整部車都被我們包下。

車往大禹嶺途中，一路風和日麗，艷陽高照，途中的德基水庫更是迷人，湛藍的湖水，有如藍寶石般的晶瑩亮麗，令人忍不住驚嘆大自然的神奇。

車子往蜿蜒的山路中，奔馳而過，愈接近大禹嶺，溫度愈低，抵達大禹嶺山莊時，雖時近中午，但已可感覺到寒意，中午由於大禹嶺不備午餐，須自行解決，大家吃完由台中買來的午餐後，累的人早已迫不及待的擁被而眠，幾個較有精神的同學，紛紛往附近尋幽探險去也。

時至五點半山莊才開伙，用完膳之後，由張慶煌等多位同學帶領大家做康樂活動，整個大禹嶺洋溢著同學們的笑聲、歌聲，使原本冰冷的空氣融化了許多。

遊戲結束後，由在地調所工作的兩位學長塗明寬、陳文政先生，講解第二天的行程及沿路所要考察的地質構造，解散後，由於前晚沒睡好，再加上坐了半天的車子，此時已有倦意，等一沾上床後，很快的便進入夢鄉。

九月十日

清晨六點半，同學們早已起床盥洗，由於大禹嶺地勢極高，盥洗皆用冰水，冷雖冷，不過也頗能提神。

七點用過餐後，同學們整理下今天考察需要的儀器及工具後，準八點出發，展開第一天的地質考察，目標是慈恩。一離開大禹嶺山莊，同學們即紛紛拿出隨身攜帶的儀器展開測量工作，由於指導老師詹新甫教授因事未到，所以先由地調所兩位學長為同學們擔任講解及指導的工作。

中橫的景色著實秀麗清新，置身其中，都快「忘了我是誰了」，不過欣賞歸欣賞，同學們也沒忘了本身的任務，不時的利用手中的榔頭，敲打身旁的峭壁，以便了解岩石的成份及構造，不清楚時再和助教、學長們討論研究。由於機會難得，同學們都很認真地在學習，因此也不太在意路程，增加途中會發生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使得單調的行程，增加些許高潮，原因是隊中一名助教和同學，因走錯路而沒趕上隊伍，等大伙兒發現隊中少了兩人，連忙停下來等候，但等了半小時之後還不見人影，此時隊友們開始緊張，紛紛臆測是不是碰上了山道人出草，被帶回去當駱駝了，說巧不巧，這時山中正好傳來兩、三聲獵槍聲，同學們心中暗叫不妙，失蹤的兩名隊友，八成回「蘇州賣鴨蛋」去了，大伙兒正在悲傷之際，只見兩名隊友從山的那一邊蹣跚走來，這下意

大家由驚化喜，悲極生樂，連忙整裝繼續上路，由於這件意外的發生，到達慈恩時已比預定的時間晚了一個鐘頭，而且此時天氣開始轉壞，竟下起毛毛雨來，大家一見細雨紛飛，連忙的躲入山莊避雨，由於慈恩沒電，晚上大家吃了一頓非

常有「氣氛」的情調晚餐。

山莊裡，缺電，大伙兒為了避免晚上無聊，遂向莊主借了幾根蠟燭，在榻榻米上玩牌解悶，由於傍晚時同學們大都淋了雨，莊主怕大家感冒，特地煮了鍋薑湯給同學們喝，以暖身子，莊主的熱情，使得我們的心也跟著暖和起來。

九月十一日 慈恩、洛韶

也是一樣，整天都是走！走！走！十八公里的行程雖比昨天少，但因昨天的腰酸尚未恢復，走起路來也不輕鬆，尤其沿途探的標本，更加重了背包的負荷，中午剛吃過午餐不久，詹新甫教授已趕來和我們會合，由於詹老師講話風趣，因此下午的路程輕鬆不少，下午三點左右就到達號稱「白宮」的洛韶，抬頭一望，原來建築物都是用白色油漆漆成的，相當的宏偉壯觀。

洛韶的設備比起前兩站齊全多了，而且莊內有各種娛樂設備可供同學們使用，洗完衣物後還有洗衣機脫水，真是一站比一站現代化。

晚餐的菜餚比前兩站豐富些，就是飯煮的硬了點，或許是大家消耗體力過多的關係，倒不計較這點，也是吃得津津有味。

每次吃飯都是第一個盛第二碗的陳泰命，今天不知怎麼搞的，失常了，竟沒有偷冕成功，本桌的「豆花」正暗自竊喜：「哈！這次該我出頭了吧！」正要扒完最後一口，趕著去盛飯時，只因不小心和「老小子」多講了一句話，以致被別桌的隊友捷足先登，害得「豆花」差點為之氣結。

今天正好碰上星期六，有港劇「楚留香」，同學們大都是楚留香迷，正在慶幸洛韶有電視，今晚可大飽眼福了，許知山區接收不良，電視根本不管用，眾人除了惋惜外，別無他法，只好各自活動去了。

九月十二日

早上出發前，詹老師先帶領著大家到座落於洛韶山莊旁的慈惠堂參觀，廟內供奉的是西天的「瑤池金母」，眾人起先以為這是佛教廟宇，老小子逮住機會大發高論；連忙說：「錯了，這乃是道教之廟」，接著為我們實施機會教育，老小子云：「佛教的寺廟風格樸素，道教的廟宇卻較為華麗，而且廟的屋頂上尚雕有三尊仙者，佛、道之分在此也。」眾人聽完才恍然大悟，直道老小子真是「博士博」，連這種事也知道得那麼清楚。

健行山區最忌諱的就是下雨及落石，下雨，除了在慈恩遇到外，其餘幾日皆是晴空萬里，偶而飄來幾朵雲絮的天氣，所以落石一直無緣碰到。以前常聽人說中橫最可怕的就是山崩及落石，我可一點也體會不到。不過沿途有幾處較為傾斜的山壁，好像快要崩塌的樣子，挺駭人的，然而本研究隊的學生好像一點也不怕似的，還不時的對著那些山壁敲敲打打，他們的勇氣，著實令人折服。一路行行走走，十八公里的行程，很快的就被我們走完，到達天祥山莊休息片刻後，同學們自成一團，到附近名勝參觀，天祥附近名勝多處，風景的確獨具一格，有福園、